

淮南鴻烈論文集

(上 冊)



于大成 著



淮南鴻烈論文集(上)

作者○于大成

· 本書經作者法定繼承人授權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 ·

于大成 著

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

校對人：賴金旺·陳錫勇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3393-7766

Email：lern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傳興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陳伯元教授序

民國五十八年至六十年，我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在林景伊（尹）與高仲華（明）二位先生攜手栽培下，國家文學博士紛紛卒業，服務社會，當時畢業諸生之中，其最著者，若于君長卿、王君熙元、許君鏐輝皆其一時之選也，而余亦忝列其中。諸君之中，各有所長，熙元以詞曲顯，鏐輝以文字著，余以聲韻鳴，長卿則綜合眾長，戴東原所謂學問之途三者，無所不通，無所不貫。言義理，則淮南道著，循老莊而言道德，兼儒法而攝陰陽，百家之學，盡含其中。說詞章，則詩詞歌賦，莫不兼善。文言之文，固駢散兼工，而語體之文，亦信筆所寫，莫不辭采飛揚，詞鋒犀利。當之者披靡，從之者如雲。論考據，則二重證據，發靜庵之複；碑版石刻，校勘群書，循高郵王氏之前軌，接段氏之津門。加以瀟灑不群之書法，音韻鏗鏘之韻文，煙雲變滅之繪畫，清吟振響之京韻，縱橫不羈之棋藝，摩空博辯之辭令。蓋曠世之奇才，今代之坡仙也。雖以淮南鴻烈而得國家文學博士，要其學識宏通，實已兼及眾長矣。且又舌本粲華，情瀾不

歇，大學爭聘，群生影從，自北至南，無校不與，固久已譽滿全臺者矣。唯自幼心臟有病，故身體羸弱，若登重樓，即氣喘不已，故天下憂之，恐不永年也。長卿與余，同受業於瑞安林先生景伊門下，同以發揚師門學術自期，而更以維護中華文化自任。而其自期許、自勝任之進取心，較之於余，尤有過之而無不及也。長卿自得博士後，受聘於高雄師範學院，並兼任淡江文學院夜間部中文系主任，南北奔波，備極辛勞，師友同感憂慮，齊爲操心。後受聘爲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師友聞之，莫不欣喜。而余聞之，尤喜不可抑。蓋既可免除南北奔波之勞苦，又可發揮平日治學育才之抱負。特邀長卿闔府宴於芳園餐廳，既慶其擇棲得所，足展其學，亦所以爲中國文化而慶幸也。嗣後心臟手術成功，醫謂與常人無異，長卿爲補其多年心疾之苦，乃一展齊魯男兒之豪放秉性。受邀南鯤成功大學爲文學院院長，各類學術會議，固躬親相與，宏才博辯，侃侃而談，聞者慙伏。縱各中小學教忠、教學之月會，亦應邀參加，發揮生命之光暉，宏揚民族之精神，誠如孟軻所云，雖千萬人而吾往焉。由於勞累過甚，心臟復再病，因中風而腦力受損，遂有一蹶而不振之勢矣。十餘年來，在夫人沙美林女士悉心照拂下，雖未能完全康復，然已可以左手作書，

筋脈相連，得翰逸神飛之態矣。去歲余從師大退休，寓居馬里蘭州銀泉市，忽從網路得榮汾弟傳郵，謂長卿於今春仙去，噩耗乍傳，六神震悼，久久不能已於懷也。嗚呼昊穹，奪我善德。既喪斯文，微言圯絕。讀黃鳥篇，淚已難拭，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因賦挽詞以悼之云：

噩耗傳來淚不禁，祛邪除惡昔同心。銀鉤鐵畫如君少，白雪陽春許我深。文字今仍留正體，語言猶復識元音。豐功偉績真千古，竹露梅香托德歆。

去歲長卿門下士陳君錫勇，整理遺文，得稿數十篇，類多論述淮南，故顏之爲《淮南鴻烈論文集》，錫勇傳于夫人沙美林女士之旨意，欲求余一序，冠於篇首。以長卿與余數十年攜手爲中華文化奮鬥之交情，又何敢辭焉。至於淮南之學，則難贊一詞者也。昔余聞之先師瑞安林景伊先生曰：

淮南鴻烈者，蓋循老莊之言，以明道德之訓。以宇宙之本體爲道，有生之稟命爲氣，道無所不在，故虛無自然，氣雖有精煩，物我終爲一體。求人生之目的，在於與道合一，復人性之本原，故清靜而歸無約。然其學駁雜，其言多方，雖原於老子之意，蓋已雜糅陰陽名法諸家之說也。

君亦謂淮南內外諸篇，漢志列之雜家，昔之言思想史者，每以爲雜者不純之名，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故所謂雜家者，則是渾融眾家之說，以成一家之言，不得謂其汗漫而無所歸止也。

淮南之學，老莊爲主，牢籠諸說，吸精取華，卓爲一書，文詞既麗，理亦攸暢。大之可以治國，小之可以治身。故學者之治淮南也，必深於古今之治亂，析於存亡之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典，宇宙濶天載地之宏識。然後其義始著，其文始肆。長卿兼先賢通儒述作之意，而爲爬羅剔抉之業，其身已勤，其功已深，吾安能更贊一辭哉。昔余讀淮南，記其二語曰：「初創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後之達者，欲治淮南，取徑於此，斯必得事半功倍之效也。於長卿之書，後之覽者，當有深解過余者，故於余之序言，亦作如斯觀。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一日陳新雄序於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鏗不舍齋

淮南鴻烈論文集

目次

陳伯元教授序

一、淮南王書考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四集	1
二、淮南子解題	《學粹》十八卷三期	1
三、淮南鴻烈原道校釋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七集	71
四、淮南鴻烈俶真校釋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九集	99
五、淮南鴻烈天文校釋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十集	173
六、淮南鴻烈地形校釋	《中華學苑》八期	243
七、淮南鴻烈時則校釋	《淡江學報》十期	331
八、淮南鴻烈覽冥校釋	《文史季刊》二卷二期	419
九、淮南鴻烈精神校釋	《實踐家政學報》四期	493
十、淮南鴻烈本經校釋	《淡江學報》十一期	543
十一、淮南鴻烈主術校釋	《淡江學報》十四期	583
十二、淮南鴻烈繆稱校釋	《文史季刊》四卷二期	629
十三、淮南鴻烈齊俗校釋	《中華學苑》十期	721
十四、淮南鴻烈道應校釋	《淮南子校釋》	755
十五、淮南鴻烈汜論校釋	《淡江學報》十三期	815
十六、淮南鴻烈詮言校釋	《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七卷二期	861
十七、淮南鴻烈兵略校釋	《文史哲學報》二十三期	923
		949

十八、淮南鴻烈說山校釋	《淡江學報》十二期	989
十九、淮南鴻烈說林校釋	《政治大學學報》二十九期	1045
二十、淮南鴻烈人閒校釋	《中華學苑》十四期	1109
二十一、淮南鴻烈脩務校釋	《政治大學學報》三十期	1153
二十二、淮南鴻烈秦族校釋	《中華學苑》十六期	1195
二十三、淮南鴻烈要略校釋	《漢學論文集》	1237
二十四、淮南子校釋補	《木鐸》十期	1249
二十五、淮南鴻烈遺文考	《慶祝林景伊先生六秩誕辰論文集》	1265
二十六、淮南襟志補正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五集	1319
二十七、劉績本淮南子出於藏本考	《政治大學學報》三十二期	1461
二十八、六十年來之淮南子學	《六十年來之國學》第四冊	1533
二十九、從雜家思想說到淮南子	《中文季刊》八卷四期	1595
三十、淮南子的文學價值	《文化復興月刊》十五卷十期	1601
陳麗桂教授跋		1621
附錄一、于故教授大成博士事略（黃慶萱教授）		1627
附錄二、憶先夫（沙美林女士）		1635
編後語		1647

一、淮南王書考

淮南王書，其見於漢志者：易家有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雜家有淮南內二十一篇王，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大成案高誘淮南敘云十九篇，則東京之季已有殘闕。詩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天文家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歌詩類有淮南歌詩四篇。又兵權謀家省淮南王，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則劉氏向、歆父子固著錄之。隋志五行家梁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淮南中經四卷，淮南八公相鵠經二卷，別集有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宋志道家有淮南王劉安太陽真粹論一卷，五行家有淮南王見機八宅經一卷，農家有淮南王養蠶經一卷崇文總目二卷，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道書有淮南王撰還丹歌訣一卷闕。都十八種。其淮南外、淮南雜子星、太陽真粹論、見機八宅經、還丹歌訣無可考。淮南歌詩當爲采自淮南之地之國風，恐不出于安手，姑存而不論。淮南內即今傳淮南子，萬畢經、變化術即淮南中經，並於後文詳考。茲先就史志著錄諸書略事考證。

淮南道訓二篇，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七略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

造」。張平子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注云：「遁上九曰：飛遯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注亦引之。蓋以肥爲飛。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

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亡其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一卷，序云：「九師不詳何人。高誘淮南鴻烈解序：『天

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然則道訓之九師，亦其流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荀爽九家當之，誤矣。文中子中說云：「九師興而易道微」。觀其命書之義，頗涉玄宗，或有道其所道而無資於聖經者，遂以來河汾君子之譏乎？隋、唐志皆不著錄，其佚已久。文選注兩引其訓飛遁之語，此外罕見稱述。朱太史彝尊經義考謂陸氏於需、蠱、遯、損諸卦，其所引稱師者，當即九師本。又謂鴻烈解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此則道訓之序卦傳文。案九師之書，定於淮南，鴻烈所引，自與道訓合。丁氏槐箋困學紀聞，亦以陰陽言日夕爲道訓之說。竹垞之言，信而有徵；至謂陸氏引稱師者即九師本，似尙未確。釋教於他經亦稱師說，決非九師。臧氏鏞謂陸氏之師，盧抱經釋文考證取之。故茲僅據朱氏後說，採淮南書中

諸引易語，輯爲一卷，聊存道訓之遺」。今案選注所引，亦見後漢張衡傳注引。王氏伯厚謂九師以肥爲飛，蓋今本易遜作「肥遜」，西溪叢語上云：「肥字古作𦵏，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則今本作肥者，迺蜚之誤文耳。近人胡兆鸞嘗刺淮南子及淮南文引易義者一一揭出，疏通證明之，成書曰淮南周易古義，凡二卷，又補佚一卷，未刊。

淮南王賦，別錄淮南王有薰籠賦，高誘淮南敘有離騷賦。今唯屏風賦存於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太平御覽^{七百}。外此無聞焉。隋志集一卷，梁七錄及兩唐志並云

二卷，屏風賦當在其中。漢嚴助傳載其諫伐南越上書，又藝文類聚^{八十}引其成相篇，^{漢志有}相雅辭賦^{十一篇}宜亦在收羅之列。本傳：「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此與離騷、薰籠二賦不知

隋、唐之時尚存否。此集自出後人纂輯，編文爲集，非淮南時所能有也。

淮南王羣臣賦，楚辭有招隱士一篇，王叔師云：「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今案叔師之說，云「淮南小山之所作」，則小山宜爲人名，云「義猶詩有小雅、大雅」，則又是篇章體制之名。其言自相齟齬有如此者。蓋舊傳有小山之稱，叔師不能

的指，故造此模稜之說耳。

北堂書鈔^{三十}引抱朴子云：「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罡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觸物之候，知敵盛衰，俟時而動之術。無以知止之不可測，天心之去就，使進則百勝，退則安全也」，淮南兵書之可考者僅此。

相鵠經，兩唐志做相鶴經，藝文類聚^十、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九百}作淮南八公相鶴

經。今王荊公臨川集^{七十}中有其全文，末跋云：「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式古堂書彙考十九卷陽}

^{生書相鶴經李作通。}

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黃伯思東觀餘論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云：「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殊可珍也」。考之隋志別有浮丘公相鶴書二卷，兩唐志相鶴經亦云浮丘公，則淮南八公相鶴經，鵠當是鶴之誤文。此亦如師曠禽經、甯戚相牛經、伯樂相馬經之類，蓋皆後人所依託，未必出於浮丘公或淮南王也。

淮南王養蠶經，蓋亦後人依託，如陶朱公養魚經之類。余比年輯得數事，合爲一卷。

史志之外，漢書本傳稱武帝「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班孟堅序離騷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劉彥和辨騷亦云：「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淮南封地近楚，爲騷作傳，其事固宜。且今淮南書中，其本於楚辭者甚多。惜王逸重定章句，而淮南之傳因以不傳，今唯班序廬存一斑，史公采以入屈原傳中矣。天問曰：「白蜺嬰葍，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集註引舊注：「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葍，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楊慎丹鉛雜錄八以爲「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今案王逸重定章句，其注必有因乎淮南之傳者，其事固無可疑。唯此注是否淮南傳中語，則未能定也。又案本傳所稱「使爲離騷傳」云云，高誘淮南敘作「使爲離騷賦」。依理推之，爲離騷傳，自旦受詔，何能日食時上！必淮南先有離騷傳，上見其書，因使爲賦耳，高道之說是也。

又廣博物志四十、天中記五十引淮南王草木譜，恐亦如淮南王食經，大業雜記：「向食直長謝謫造淮南王

食經」。舊唐志子錄醫術類有淮南王食經一百二十卷，諸葛穎撰，又淮南王食經一百三十卷。淮南王鍊聖石法宋志子部道家類、四庫。開書目有楊知玄撰淮南王鍊聖法一之類，迺後人之書。至靈棋經二則四庫提要已斥其偽託矣。卷，秘書省續四庫書目作鍊聖石法。

統傳志所載，凡得淮南之書二十種，除復重，又淮南歌詩一種不數，合得十有六種。它時當合爲淮南全書，備觀覽焉。

漢書本傳云：「淮南王安，爲人好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又楚元王傳云：「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合前引藝文志觀之，則所謂淮南之書，凡內篇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卷，中篇八卷，而枕中鴻寶苑秘書即中篇也。今外書亡，弗具論。中篇亦名萬畢術，書久佚，後儒頗有輯本。

茲先論其內書。內書即今淮南子。

高誘敘淮南稱，其書「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

鴻烈之泰族也，許慎注曰：「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西京雜記三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

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是此書在昔凡有三名：曰鴻烈，

曰淮南子，曰劉安子。而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見高敘。後人依用焉。

今本淮南書亦二十一篇，與漢志合，唯試考之歷朝書目，則又有踳駁不能相一者。

梁庾仲容子鈔二十二卷。據馬總意林及高似孫子略引。隋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

卷。高誘注。舊唐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大成案商爲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淮南鴻

烈音二卷。高誘撰。新唐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

音二卷。宋志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淮南王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子十

三卷。通志藝文略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又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鴻烈音二卷。崇

文總目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郡齋讀書志淮南子二十一卷。後漢許慎注。

慎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案漢志著錄二十一卷，至子鈔乃反多一卷，迺事所必無，島田翰

氏謂二字恐是一字筆誤，其說是也。至宋，而頗有殘闕，李氏邯鄲圖志亡其二，崇文

總目亡其三，晁志亡其四，宋志高注存十三卷矣。然子略云：「讀其書二十篇」，洪

邁容齋續筆卷七云：「今所存者二十一卷」，陳振孫亦載完本。夫子略所謂二十篇者，舍

要略一篇不數也。要略一篇，蓋淮南敘目，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莊達吉序

考要略篇云：「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

一、淮南王書序

二十篇」，此下即歷舉二十篇之名，而要略一篇不在其內。又云：「欲強省其辭，總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又云：「誠通乎二十篇之論，覩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是淮南自謂其書止二十篇。故許慎于要略篇題下注云：「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又于「此鴻烈之泰族也」句下注云：「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是要略之爲序論，不在鴻烈之內，許注言之甚明。班固並要略數之，故云二十一篇，高似孫除要略不數，故止二十篇也。已上並余嘉錫說。至洪邁、陳振孫猶得見二十一卷完本者，亦自有說：蓋淮南書自東京已降，許、高二注本自別行，至北宋而皆有殘闕。蘇頌既以白文補高本之闕，二十一篇之數已還舊觀，後詳故秘閣有二十一卷之本。民間則以許補高，故亦有二十一卷完本。二十一卷固完，而許、高二氏之注實皆不全。

淮南注本，在東漢凡有四家：曰許慎，曰馬融，曰延篤，曰高誘。馬注見本傳，今無隻字之遺。延注僅見文選養生論善注一引。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此條務篇「豫章之生七年可知」之注文也。亦見天中記五十一引。陶氏方琦謂「叔堅即叔重之譌。後人以東漢有延篤字叔堅，遂增入延字」，並以此條收入異同詁。今案其說非是，李善引許淮南注，凡百一條，皆作許慎，無標許叔重者。許慎二字無由譌爲延叔堅也。延篤本傳雖不言注淮南，亦猶許慎傳之不言注淮南一也。傳于今者，許、高二家爾。延氏之作淮南注，雖它無所徵，要不得以爲許叔重之譌。